

单身汉

三幕喜剧

登场人物

米哈伊洛·伊万诺维奇·莫什金 八级文官，五十岁。
一个活泼、忙碌、善良的老人。对人轻信、亲热。属于多血质的类型。

彼得·伊里奇·维利茨基 十级文官，二十三岁。

一个优柔寡断、软弱、爱面子的人。

罗季翁·卡尔洛维奇·冯·方克 九级文官，二十九岁，
一个冷漠、枯燥的人。狭隘而迂腐，拘泥于礼节。是一个所谓“性格强硬”的人物。象许多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一样，说话时把每一个字都咬得这分清楚和正确。

菲利普·叶戈罗维奇·什篷季克 地主，四十五岁。

总想显出有教养的样子。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别洛娃 孤女，跟着莫什金过活。十九岁。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少女。

卡捷琳娜·萨维什娜·普里亚日金娜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的表姑，四十八岁。一个唠叨、爱哭的长舌妇。实质上极端自私。

阿尔基给 阿德·马丁诺维奇·索佐迈诺斯 方克的朋友，三十五岁。希腊人，粗眉大眼，低额头。

马拉尼亚 莫什金的厨娘，四十岁。笨头笨脑的芬兰女人。

斯特拉季拉特 莫什金的小听差，十六岁，本来就蠢，由于个子高而显得更蠢。

米季 卡维利茨基的听差，二十五岁。在彼得堡见过世面的机灵的用人。

信差。

剧情发生在彼得堡。第一、三幕在莫什金的住宅里；第二幕在维利茨基的住宅里；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间相隔五天；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相隔一星期。

第 一 幕

〔台上是一间不算阔也不算穷的官员的会客室。右边有两个窗户；两窗之间挂着一面镜子；镜子前面摆着一张小桌。正面是通往门厅的房门；左边是通另一间房子的门。舞台左边的前部放着一张长沙发、一张圆桌和几把圈椅；台右用绿屏风隔开一个角落。斯特拉季拉特躺在长沙发上。挂钟打两点。〕

斯特拉季拉特 一下……两下……两点钟了。老爷今天怎么还不回来？（稍停）我刚才好象是打了个盹。（又停了一会儿）我的肚子好象又想吃东西啦。（吹口哨，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打开看）好家伙，不得了，这么多的字！这么多的字！看看这一个……这一个字可真长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起来）Покой, арчы он——про; слово, ве-ди, ять——ьепросвеща, есть, наш——щен; нащ, ятв——и 短音 н——ней——просве…… просвещенней; ша, иже——щи——про——све…… щеннейши, мыслете, иже。〔门铃响。斯特拉季拉站起来，但没有放下书。мыслете, иже——ми——просвещенней……。〕

〔门铃又响。呸，讨厌！还让不让人学念书啦！（把书摔到桌上，跑去开门）〕

莫什金 （进来，腋下夹着一包砂糖，一只手攥着酒瓶，另一只手拎着装女帽的纸盒）你又睡大觉来着，是吧？

斯特拉季拉特 没睡。

莫什金 没睡……谁能相信你哪。（扭动着脖子和肩膀，示意他把糖包接过去）喂，拿过去。给马拉尼亚送去。

〔斯特拉季拉特取过糖包。莫什金走向台前。斯特拉季拉特要

走。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在家里吗？

斯特拉季拉特 不，小姐不在家。

莫什金 她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把纸盒和酒瓶放到桌上，从身后的裤兜里掏出一个大信封）

斯特拉季拉特 不知道。小姐的表姑把她叫去了。

莫什金 去了多久了？

斯特拉季拉特 大约一个钟头以前就走了。

莫什金 我不在家的时候，彼得·伊里奇来过没有。

斯特拉季拉特 没有来过。

莫什金 （稍停）好，你去吧。哎，对了，你把马拉尼亚叫过来。

斯特拉季拉特 是先生。（下）

莫什金 （摸身上）好像没忘掉什么，好像全买齐了。齐啦，一点都没错。（从衣兜里掏出来一个用纸包着的小瓶子）花露水在这儿。（把小瓶子放在桌上）几点了？（看钟）呀，两点都过了，彼得卢沙怎么还不过来？（又看钟）两点钟都过了。（一只手伸进侧面的衣兜）他的钱也准备好了。（在屋里来回走动）今天可把我忙坏了。不过这可是一件大事情呀！

〔马拉尼亚和斯特拉季拉特上。莫什金马上转身对他们。

今天是不是星期五？

斯特拉季拉特 是，今天正是星期五。

莫什金 可不嘛，当然是。（对马拉尼亚）午饭怎么样了——你做得出来吗？

马拉尼亚 当然做得出来这还用问！

莫什金 今天的午饭丰盛可口吗？

马拉尼亚 丰盛极了。那还用说！

莫什金 可千万别误了时间，大妈。东西全准备齐了吧？

马拉尼亚 全齐了。那还用说！

莫什金 什么东西也不缺了吗！

马拉尼亚 什么都不缺了。只是做点心要用些马德拉酒。

莫什金 (从桌上拿酒瓶给她) 拿去, 拿去, 给你马德拉酒。喂, 马拉尼亚, 一定得露一手。今天家里有客人来吃饭。

马拉尼亚 是老爷。

莫什金 好, 我不耽误你的时间啦; 做事情去吧。

〔马拉尼亚下。斯特拉季拉特! 快给我准备好新礼服, 还有蝴蝶结领带——听到没有?〕

〔斯特拉季拉特也下。莫什金停住脚步。〕

我干吗这样跑来跑去的, 象个疯子一样?(坐下, 用手绢擦脸) 太累了, 的确是太累了!

〔门铃响。〕

这会是誰呀呢? 一定是彼得卢沙。(细听) 不对, 不像是他的声音。

斯特拉季拉特 (上) 有位先生要求见您。

莫什金 (急忙) 快说哪位先生?

斯特拉季拉特 不知道。从来也没见过的。

莫什金 你不认识的? 那就应该问问是谁呀?

斯特拉季拉特 我问过了。他只说要见您本人。

莫什金 真奇怪! 好吧, 请他进来。

〔斯特拉季拉特下。莫什金神情紧张地望着房门。什篷季克上。穿着一件长下摆的豆青色常礼服。〕

什篷季克 (朝莫什金走去) 你认不出我来了?

莫什金 我, 我, 说真的, 好象.....没见过.....

什篷季克 (用友好的责备口吻) 米沙, 米沙! 怎么把我这个老朋友都记了.....

莫什金 (仔细端详) 真的吗?不会吧.....没错没氏.....是菲利普?

〔什篷季克张开双臂。〕

什篷季克 是的, 米沙, 是我.....

〔互相跑上去吻抱。〕

莫什金 （声音断断续续地）我的好朋友……你怎么来的……来了多长时间啦？快请坐下，这可真是没有想到……真不容易……

〔两人再次拥抱。坐下，请坐下。〕

〔两人坐下，看着对方。〕

什篷季克 哎哟哟，老大哥，我们可都老了！

莫什金 可不是嘛。老弟，可不是嘛。老啦，老弟，全都老啦。这么多年来是容易熬的吗？怎么，我们好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吧？

什篷季克 可不是吗。一眨眼二十年了。光阴飞逝，米沙，啊？你还记得……

莫什金 （打断他）老弟呀，我现在眼睛看着你，都不相信这是真事。什篷季克，莫利普，在彼得堡，在我自己家里——啊？这可真是件喜事啊，我的好朋友！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什篷季克 嘿，找一个做官的还不容易？我知道你在哪个部里当官。去年夏天。库钦，阿尔达利翁到我村里来过……阿尔达沙·库钦，你一定还记得吧？

莫什金 哪个库钦？噢，是那个人吧？那个娶了商人卡拉瓦耶夫的女儿，但是，我记得，没拿着陪嫁的？

什篷季克 是的，就是那个人。

莫什金 记得，记得。他还活着？

什篷季克 活着，当然活着！你做事的部门，我还是从他那儿得知的……对了！卢皮努斯托让我给你带好。

莫什金 伊万·阿法纳西伊奇！

什篷季克 伊万·阿法纳西伊奇呀！伊万·阿法纳西伊奇早就升天了；这是他的儿子，瓦西里……你还记得吗？腿有点瘸的？

莫什金 噢，记的，记的。

什篷季克 对，就是他。他现在可是我们那儿的法官。

莫什金 （摇头）你说说！时间过得真快——啊/对了，邦久科夫

还活着吗？

什篷季克 活着。他还能有什么事？他去年把大女儿嫁给了一位德国人，是个土地丈量员。好啦，好啦！邦久科夫也托我向你问好。我们大家都经常想着你，米沙！

莫什金 谢谢，菲利普，非常感谢。你不想来点什么吗？要不要来点伏特加酒？吃点凉菜……千万别客气。给你准备个烟斗？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好不好？（拍拍他的大腿。把他的礼帽摘下来）

什篷季克 谢谢，米沙，我不抽烟。

莫什金 那就吃点什么吧？

什篷季克 不用啦，谢谢你。

莫什金 过来的路上一定累了吧？

什篷季克 不，一点都不累；从莫斯科起，我差不多睡了一路。

莫什金 那么午饭就在我这儿吃吧？

什篷季克 好！就听你的。

莫什金 这就对了。应该的，老朋友，应该的！没想到，说真的，真没想到。对了，你结了婚没有？

什篷季克 （叹气）结了。你呢？

莫什金 没有，老弟，我，这个……还没有成家，你大概孩子也有了吧？

什篷季克 哪还能没有？五个。这回我不辞辛苦跑到京城来，就是为了他们。

莫什金 这是怎么回事？

什篷季克 没法子呀，老大哥。总得给他们找个工作干干啊。

莫什金 那当然，那是当然……你住在哪里？

什篷季克 巧极了，就在你家附近。欧罗巴旅馆，知道吗？……辛纳雅河那边。这也是库钦推荐的。哎呀，老大哥，彼得堡，我想说，这才叫做大城市！我只到皇宫广场转了一圈。说真的……那个伊萨基大教堂，光一个伊萨基大教堂就了不起呀？好啦，还有那大马路两边的人行道

……都够让人吃惊的。

莫什金 是的，是的……还有叫你看得眼花缭乱的时候呢，等着吧……喂，菲利普，你还记得吗，我们那儿住过一个女邻居……

什篷季克 你说的是不是塔季扬娜·波多利斯卡娅？

莫什金 不错，不错；是她，就是她。

什篷季克 人已不在了，米沙……故去已经有九年时间啦。

莫什金 （沉默片刻）愿她升入天堂！哎，你的家业还兴旺吧？

什篷季克 平平淡淡，老大哥，感谢上帝；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你怎么样？离开我们这么多年，一定是已经当上大官了吧？

莫什金 没有的事，老弟，咱们哪行啊？称得上什么大官！只是平平常常的职务。

什篷季克 不过十字勋章总是有了吧？

莫什金 哎，十字勋章倒是有了……（朝门口张望）

什篷季克 你是不是在等什么人？

莫什金 是啊，在等人。（搓手）老弟，我现在正忙一件大事情呢。

什篷季克 什么大事？

莫什金 你猜猜。

什篷季克 那我怎么能猜得着……

莫什金 不，你猜猜，你好好猜猜。

什篷季克 （正视他的眼睛）你这是……我说，你不要是要结婚了吧？千万不要结婚，米沙，我对你说！

莫什金 （笑）别担心，老弟……我都什么年纪了！不过你倒猜对了——我家里真是要办喜事了。

什篷季克 （指桌上的东西）怪不得我看到这些……你这都是买的什么？你家里谁要办喜事？

莫什金 你别急呀，我慢慢讲给你听——但是现在不行，现在没时间……等到晚上吧，我要告诉你好多事呢。老弟，你

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不过，只言片语，现在大概还来得及说一些。看见没有，菲利普，这是我的会客室，我就睡在那儿……（指屏风）别的屋子是我养女住的，她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我就要给她办喜事啦。

什篷季克 养女？

莫什金 是的；不过，她可是个好人家的小姐，九级文官别洛夫的女儿；我和她的母亲认识，就在这位老太太临死前不久——那也是一个奇遇。有的时候事情也很怪……应该承认，命中注定的事，事前谁也没法预知！我想告诉你，菲利普，我在这所房子里居住，总共住了不满三年；玛莎的母亲死了丈夫以后就在这儿四楼上租了两间小房子；她男人很早很早就去逝了。（叹气）听人们说，那男人死以前，把两只脚都冻掉了——你说说看，这是多么大的打击？老太太过着贫困潦倒的日子；抚恤金少得可怜，另外有人捐助一点钱财——你可以想象，收入是寥寥无几的。有一回，老弟，我正要上楼回屋里来——那是在寒冷的冬天——打扫院子的在楼梯上泼了好些水，没有擦干净，楼梯上结了一层薄冰……（拿出鼻烟壶）吸鼻烟吗？

什篷季克 不吸，谢谢。

莫什金 （使劲地吸了一撮鼻烟）我正走着……忽然看见一个老太太，就是玛莎的母亲，迎面下楼来；那时候我跟她还不相识。不知道是她想让路给我，还是凑巧了，她忽然脚底下一滑，就仰面摔在那里，硬是把腿给摔断了……你知道，就是这样摔的。（站起来做样子给什篷季克看，然后又坐下）老弟，你想想，她那个年纪，会是怎样个情景？我自然立即把她扶起来，叫来人，把她抱回屋里，放在床上，马上跑出去找接骨大夫……她的罪可没少受哇，可怜——还有她那女儿，那就更别提了，天哪，我的老天爷！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去探望她们，每天去，每天

去……讲出来怕你都不相信，对她们母女俩，我产生了一家人一样的感情。老太太在床上躺了整整六个月；哎，总算恢复了，能下床走动了；可是不知道是什么鬼在作怪，她忽然要去浴池洗澡；她这人爱干净，你瞧，没有办法；去洗了澡了，又着了凉，只病了四天就去世了。我们用她剩下的一点钱给她办了丧事……（交叉起两手），现在你来说说，菲利普，她女儿的处境怎么样——啊？不，你说说，啊？举目无亲哪。不过，说实话，亲戚倒是有一个，普里亚日金娜，卡捷琳娜，那是一个寡妇，是她的表姑；可是这位可怜的普里亚日金娜也是身无分文。那时候在科诺托普斯克县里还有一个表舅，格拉奇一佩赫捷里亚，这个人现在可能还活着，听说是个地主很有些家底；别洛娃老太婆一死，我就给他写信，我说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您得帮帮忙，您得表示个心意；你猜他怎么回复我的？他说：“世上乞丐那么多，我养不起。既然您的心肠那么好；您就把她收养下得了，这与我无关。”怎么办？于是我就把这女孩子收养下来了。开始她怎么也不答应——可是我坚持要这么做。我对她说：“您这是怎么啦？您为什么要这样？我是个老年人，无儿又无女；我会象心疼亲女儿一样心疼您。您说您还能到哪儿去？总不能流浪街头吧。再说，你母亲临终的时候，把你托付给了我……嗯，于是她就同意了。从那以后，她就住在了我这儿。这姑娘可真不错，菲利普，你可不知道！不过一会儿你就能见到她……信不信吧，你看第一眼就会喜欢上她……

什篷季克 我信，米沙，我信……你这是计划把她嫁给谁呀？

莫什金 那也是个好人；是个挺有前途的年轻人。这一切全都是敝人撮合的。老弟，至于我自己嘛，我可以说，我的命不错；我很幸福，千真万确，很幸福……象这样幸福，

我觉得自己都不配得到。

什篷季克 那位年轻人叫什么名字，能问吗？

莫什金 怎么不能？当然可以。事情全安排好了；再过两个星期，要是上帝允许，喜事马上就要办了。维利茨基，彼得·伊里奇。人家都单称他的姓——维利茨基。他跟我同一个部里做事。是个出类拔萃的好青年。二十三岁就当上了十级文官，马上就要升九级啦，而且很受上司的器重。前途远大着呢。他没钱，这不假，可这有什么关系！小伙子有头脑，肯干，又谦和……认识好多有身份的人。他今天要来我这里吃午饭，不过，他几乎天天在我这里吃午饭，——只是今天他要带一个朋友来。也是个年轻人，不过，你知道，人家可是这样的人物（做出表示了了不起的样子）是在部长身边的……哎，你明白吗

……

什篷季克 哎呀，真的吗？（看看自己）老大哥，这可怎么办？我不能穿这一身衣服呀……让我回去换上燕尾服吧。

莫什金 别胡说了！

什篷季克 （站起来）不，米沙……这件事可得由着我……这个……作主了。不然的话，你的客人谁知道会怎么想；他会说：哪儿来的这么个土包子？……不，老兄，我……你知道我也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哪，你说应该怎么办吧。

莫什金 （也站起来）好，随你……不过千万可不能迟到。

什篷季克 我用力跑。（拿起礼帽）这么说，老大哥，你跟这样的大人物都有来往……（和他握手）我可要指望着你帮忙呢，米沙……我儿子的事，知道吗……除此之外，我老婆给我安排了那么多差事，简直要人的命！只香膏就要买十卢布的，全要上等货，最新式的化妆品。你也帮帮忙吧，老大哥；依我看（指买来的东西）你干什么都是能手。

莫什金 一定尽我所能，我的好朋友。我自己去跑跑，也托彼佳

跑跑。他这个人对他人的事很热心；知道吗，一点傲气也没有。只不过近些日子来他好象生了病似的，样子很不高兴。

什篷季克 眼看着就要娶媳妇了怎么会是这样？

莫什金 我身体也有些不舒服，不过这没有什么。我们两个人都忙坏了——就是这个原因。可是我还是很乐意为你尽力。你就支使吧，兄弟，不要客气。

什篷季克 （和他握手）谢谢。我看得出来你还是那个老样子。

莫什金 但愿如此吧。（也和他握手）我和彼得卢沙相识的经过也是很凑巧的！

什篷季克 （正要走）怎么？

莫什金 这以后再慢慢说。你一定想不到，他也是个孤儿。从小失去了父母，他的叔叔是他的监护人，把他带到了彼得堡，帮他在衙门里找了个差事。这时候却出了件很奇怪的事……算了，这件事我以后再说给你听吧。我只告诉你，他中学倒是读完了，可是他家的产业却全归了别人。幸好，这时候遇上了我……哎呀我不耽误你啦……已经快三点了。

什篷季克 午饭几点吃？

莫什金 四点，老弟，四点钟……

什篷季克 那么，我还来得及……

〔门厅里传来铃声。〕

莫不是客人来了？

莫什金 （细听）有可能……为什么玛莎还不回来？

什篷季克 （紧张，看四周）这可怎么办，老大哥，……能不能……这个……快想个法子……

〔玛莎和普里亚日金娜进来，她们穿着肥大的大衣。进门后没有把大衣脱掉〕

莫什金 （看见她们）啊！……刚说到你们，你们就回来了！……这么久你们跑到哪儿去了？

普里亚日金娜 老爷子，我们去买东西了，全为了买东西……

莫什金 哎，好好。（对玛莎）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老朋友，老邻居，菲利普·叶戈罗维奇·什篷季克。

〔什篷季克行鞠躬礼；玛莎行屈膝礼；普里亚日金娜睁圆眼睛望着什篷季克。

他今天刚从乡下来，给我捎来了家乡的信件。请你们两位对他多多关照。

什篷季克 （对玛莎）请您原谅，小姐，您瞧我……我穿着这一身……所谓的旅行服……我原来真不知道……（鞋后跟相碰，行低头礼）

莫什金 你怎么想起道起歉来了！哪儿来的这些客套！（对玛莎）你今天脸色怎么有些苍白，玛莎？可能是累了吧？

玛 莎 （声音微弱）累了。

莫什金 （对普里亚日金娜）您带着她跑得太多了，卡捷琳娜·萨维什娜；这样真的会把她累坏的……好了，你们赶快回屋吧……已经三点多了，你们还没有换衣服。我们的新客人看见了会怎么想啊？他眼看就要来了……赶快去吧。

普里亚日金娜 放心好了我们误了事，您别怕……

莫什金 那么，好，好。把这顶帽子拿去，花露水也拿去，还有其它所有的东西……

〔把买来的东西交给她。玛莎和普里亚日金娜走进台左的房门。

莫什金转身对什篷季克。

怎么样，菲利普，我可爱的玛莎你喜欢吗？

什篷季克 老大哥，非常喜欢……非常，非常。

莫什金 我早就知道嘛……那么你就快些去吧，既然你一定要这么办不可。

什篷季克 没有办法，老大哥……我刚刚在女士们面前已经感到无地自容了……不过，我很快就回来。（走进门厅）

莫什金 （朝他背后喊）千万别延误时间啊！（在屋里走动）这一天

可真够呛！什篷季克来，我还是非常高兴的……他是个好人。（站住）我想起什么来了？……对了；玛莎的脸色为什么会这么苍白？哎，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可是我为什么还不换衣服？斯特拉季拉特！斯特拉季拉特！

〔斯特拉季拉特上。〕

燕尾服，领带，快给我拿来。

〔脱下常礼服，解下项巾。斯特拉季拉特走到屏风背后，取来燕尾服和领带。莫什金照镜子。〕

今天我的脸上怎么皱皱巴巴的？（梳头，从后脑勺开始）彼得卢沙今天为什么没有来过？把领带给我。（斯特拉季拉特帮着系领带）彼得·伊里奇的确没来过？

斯特拉季拉特 他没来过。我已经向您报告过了。

莫什金 （不满地）我知道你报告过……奇怪！可别怕是生了病吧？

斯特拉季拉特 不知道，老爷。

莫什金 （啐了一口）呸，你这东西！我没在跟你讲话。

马拉尼亚 （忽然从门厅进来）米哈伊洛·伊万内奇！

莫什金 （猛地朝她转过身）你要什么？

马拉尼亚 请您给我买桂皮的钱。

莫什金 买桂皮？（双手抱头）我看你是故意坏我的事！你怎么告诉我该买的东西都买齐了？（从背心口袋里掏钱）给你二十五戈比。你要小心点，要是过（看表）……过一刻钟还没有做得……我就把你……我就把你……喂，快去呀，快去。你还等什么？

斯特拉季拉特 （低声对出门的马拉尼亚）好一个烧火丫头！

马拉尼亚 去，去，你这小刺儿头。

莫什金 快过来，你就知道耍贫嘴，快把燕尾服递给我。

〔穿燕尾服；斯特拉季拉特从背后给他拽平。〕

好了，走吧。你怎么还不把灯点起来？没看见天都黑了。

〔斯特拉季拉特走进门厅。

真是怪事？今天我走的路好象并不多……至少并不比昨天多，可是两条腿都软了。（坐下，看表）三点一刻了……他们怎么还不来？（看看四周）好象一切都准备好了。

〔站起来，用手绢擦掉桌上的尘土。门铃响。

啊！到底是来了！

斯特拉季拉特 （进屋禀报）彼得·伊里奇·维利茨基，冯·（结巴）……冯·福金求见。

莫什金 （低声问斯特拉季拉特）怎么？是他要你这么传禀的吗？

斯特拉季拉特 （也低声）是那位先生吩咐的。

莫什金 （低声）啊，啊！（高声）请，请！

〔斯特拉季拉特下。维利茨基和方克进来，他们穿着燕尾服。维利茨基脸色苍白，似乎有些发窘；方克举止高傲、严峻、彬彬有礼。）

维利茨基 （对莫什金）米哈伊洛·伊万内奇，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罗季翁·卡尔雷奇·冯·方克。

〔方克循规蹈矩地行礼。

莫什金 （有点不好意思）非常高兴，非常荣幸……久闻您的大名……我很感谢彼得·伊里奇……

方 克 我本人也深感荣幸。（行礼）

莫什金 哦，您讲哪儿的话！……

〔冷场片刻。

那快请坐下吧……

〔全体坐下。又是一阵冷场。方克态度庄严地环顾室内。莫什金清清嗓子。

今天天气，可以说是，舒服得很！是冷了一点，不过，倒很是舒服。

方 克 是的；今天非常冷。

莫什金 不错，不错。（语调特别柔和地对维利茨基）彼得卢沙，今

天你怎么没有过来？是病了吗？

〔方克听到“你”字，眉毛轻轻地皱了一下。〕

维利茨基 没有。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好吗？

莫什金 玛莎身体很好……哎。（对方克）今天出去散了散步？

方 克 是的，我沿着涅瓦大街慢慢走了两趟。

莫什金 在那里散步一定很舒服；来来往往的全都是体面人；哎，人行道上还铺了细沙……商店什么的……全都方便极了。（稍停）可以这么说：彼得堡——这是世界上头号的首都。

方 克 是的彼得堡是一座非常好的城市。

莫什金 （有点胆怯地）在外国……没有能象这样的，您说对吧？

方 克 我想应该是没有的。

莫什金 特别是等到伊萨基大教堂完工以后；到那个时候更会是……天下无双。

方 克 伊萨基大教堂真是一座各方面都非常好的建筑。

莫什金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想打听一下，部长大人的身体很健康吧？

方 克 谢谢上帝，他很健康。

莫什金 感谢上帝！（又沉默了一会儿）嗯。（带着笑脸）是这么回事，罗季翁……罗季翁·卡尔雷奇……您，我多么希望您能给我们赏个脸……再过两个星期就要举行……他的婚礼……（指维利茨基）我想敬请您能光临。

方 克 我非常荣幸……

莫什金 您可别这么说。正相反，这是我们的荣幸……（稍停）罗季翁·卡尔雷奇，我看着他们，看着他们两个人……（不明确地指指维利茨基和台左的房门）心里感到有多幸福，说出来可能您都不会相信。对于我这样一个老头子，老光棍……你想想看真的是这么一种……没有想到的……

方 克 是的。建立在两厢情愿和理智（他特别着重最后两个字）基础上之上的婚姻，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之一。

莫什金 （虔敬地听着方克的议论）很对，很对。

方 克 所以，本人的立场是，凡是经过了慎重考虑（扬起眉毛）之后再去履行这种……这种神圣义务的年轻人们，本人对他们的意愿是完全赞成的。

莫什金 （更加虔敬）是的，是的；我也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方 克 这是因为，有什么能比家庭生活更有乐趣？但是在选择配偶的时候，经过慎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莫什金 那当然，当然。您讲的这些话，罗季翁·卡尔雷奇，全部都合情合理……我很想说句心里话……如果说得不对，还得请您能原谅……可是，我觉得，彼得卢沙可能受到了您的……另眼看待……他可真应该认为自己可是个幸运的人啦。

方 克 （稍微眯了眯眼）您这是讲哪儿的话！

莫什金 不，我对您说，我……

维利茨基 （急忙打断他）我说，米哈伊洛·伊万内奇……我很想见见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我有几句话想对她说……

莫什金 她在自己的屋里……大概是在换衣服……不过，你可以敲门进去。

维利茨基 啊！我很快就回来。（对方克）请您允许……

方 克 您请随便。

〔维利茨基走进台左的房门。〕

莫什金 （看着他的背影，把椅子移到方克身边，拉住他的手）

罗季翁·卡尔雷奇，请您原谅我，我这个人头脑很简单……我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请允许我从心里，真正是从心眼里再一次对您表示感谢……

方 克 （以冷漠的彬彬有礼的口气）这是为了什么呢，您可千万别这样说……

莫什金 第一，为了您的大驾光临；第二，……我看得出来，您喜欢我的彼得卢沙……我自己没有孩子，罗季翁·卡尔